

一度君华◎著

废后将军

FEIHOU
JIANGJUN



我去之后，烈火焚骨，当风扬灰。此生不自由，愿死后追风逐流，自由自在。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废后
将军

FEIHOU
JIANGJUN

下

一度君华
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废后将军 / 一度君华著. --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500-2221-8

I . ①废… II . ①一… III 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93722 号

废后将军 (上、中、下)

一度君华 著

出版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苏双鸽
特约策划	秦 瑶 涂继文
特约编辑	秦 瑶
插 画	李 堃
封面设计	姚姚设计工作室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一期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48
版 次	201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660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221-8
定 价	85.00 (全三册)

赣版权登字 05-2017-15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CONTENTS
目 录
下 册



- 【第三十五章】再回宫，宝剑露锋芒……………001
- 【第三十六章】头七日，设计赚封平……………019
- 【第三十七章】女儿情，十年化曾经……………031
- 【第三十八章】贪军饷，顺藤扯出瓜……………044
- 【第三十九章】剪羽翼，姜家陷败局……………060
- 【第四十章】假有孕，旧情竟惊心……………080
- 【第四十一章】治怪病，神医的代价……………094
- 【第四十二章】生多疑，嫉妒令人狂……………111



目录

CONTENTS 下册



- 【第四十三章】 诛逆党，故人皆离散……………124
- 【第四十四章】 绝笔信，温帅揭死因……………139
- 【第四十五章】 平叛乱，孤身入军营……………155
- 【第四十六章】 高楼陷，伴君如伴虎……………169
- 【第四十七章】 安阳王，少年初入世……………191
- 【第四十八章】 定储君，棋手再搏弈……………208
- 【第四十九章】 风云聚，世界膏肓里……………225
- 【第五十章】 诉初心，明月负多情……………244



第三十五章

再回宫，宝剑露芒锋

左苍狼只觉得很冷，那种渗入骨子里、无药可救的冷。眼泪流不出来，却是入心入肺地疼。然而她没有梦见过冷非颜，此生再也没有梦见。也许她这样的人，身死魂空，是不愿入故人之梦了吧。

慕容炎回宫之后，直到天色大亮，端木伤终于来报：“陛下。”

那时候慕容炎正在栖凤宫，抱着宜德公主。宜德公主不爱哭，看着他的时候黑幽幽的眼珠转啊转的，透出几分机灵劲儿。慕容炎虽然对慕容泽寄予厚望，对这小公主却很是宠爱。

这时候看见端木伤，他把小公主递给姜碧兰，问：“何事？”

端木伤低着头，说：“回陛下，我等在南门本已围住冷非颜，但是……”

慕容炎说：“但是？”

端木伤说：“但是太尉左苍狼携圣旨前来，称陛下令我等放冷非颜出城……所以……”

左苍狼这三个字，像一根刺，旁边的姜碧兰抱着宜德公主的手不由得一紧。慕容炎说：“所以你们放走了她。”

端木伤跪在地上，双手呈上圣旨，说：“我等不敢违逆陛下旨意。”

王允昭赶紧上前接过来，只看了一眼，就认出是矫诏。慕容炎没看——他自己有没有下过这道圣旨，自己不知道吗？

他说：“慕容若同他们一起？”

端木伤赶紧说：“只见冷非颜、藏歌和左苍狼，并不见慕容若。”

慕容炎“嗯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如此看来，他还在城中。你等继续追捕，这次如果再失利，恐怕就没有理由了。”

端木伤额上全是冷汗，本以为此事不会就此善罢甘休，想不到慕容炎这般轻易就放过了他。他磕头：“草民定当全城搜捕，活捉慕容若！”

慕容炎说：“擒获就好，活不活捉，就无所谓了。”

端木伤得令，回了一声遵命，起身缓缓后退，出了栖凤宫。他刚一走，姜碧兰就上前，笑着说：“陛下，先用点粥吧？臣妾昨天夜里就命人熬了鹿茸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慕容炎说：“不了，孤还有事，晚上再来看王后。”

姜碧兰还要再说什么，他却伸手，轻轻刮了下宜德公主的脸，转身出了栖凤宫。

王允昭跟在慕容炎身后，其实对他的心意，多少有几分了解。但是他不开口，旁人还是不敢多说。他小声问：“陛下，左将军假传圣旨，可真是过分了，陛下是否要……”

慕容炎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

晋阳城外，益水河畔，藏歌正为冷非颜竖碑，左苍狼一直站在旁边。两人一直沉默，半晌，外面有人跑过来，大声喊：“将军！”

藏歌惊身站起，左苍狼说：“是许琅。”

藏歌不认识许琅，但听她这么说，应该没有什么危险。果然那个人策马跑近，看见左苍狼，立刻翻身下马：“将军！”果然是许琅。

左苍狼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许琅说：“昨夜山火乍起，达奚琴先生突然派人通知我，说将军定会入城，命我等在南门接应。我等见将军顺利出城，便派出兵士假扮百姓，拖住了禁军和姜散宜的府兵。”

左苍狼点头，说：“有劳了。”

许琅说：“将军这是什么话？”转头又看了一眼河边的孤坟，略微沉默，还是说，“将军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将军还是马上离开大燕吧。”

左苍狼站起身来，问：“如今军中如何？”

许琅微滞，说：“不敢相瞒将军，自将军走后，周太尉对兄弟们还可以。我跟王楠这几个人，算是跟着陛下起兵的，朝中也还不至于苛待。但是袁将军等人……”他想了想，还是实话实说，“姜散宜总是游说陛下，说是恐温氏旧

部心存反意，一直以来，军饷粮草处处克扣。就在年初，还有人弹劾袁将军之妻乃罪臣之女。又说袁将军资助岳家，陛下虽然没有治其罪，但是……”

他没有继续说下去，而是说：“将军如今不在朝堂，这些事……本也不该说给将军听。如今姜散宜一定不会就此罢休，将军还是从西北出平度关，从俞州郡出大燕而去吧。”

左苍狼站起身来，说：“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。”

是有多天真，才会放弃一切，只因为那一点水月镜花的爱情，就能心灰意懒？敌人磨刀霍霍，而她放下兵器，手无寸铁，以为可以立地成佛。如今，故人的血染红她的衣襟，她才痛彻心扉，无可奈何！

许琅说：“将军。”

左苍狼转过头，看了藏歌一眼，说：“兄弟们跟姜散宜的人，起冲突了吗？”

许琅说：“慕容若……毕竟是逆党，我们的兄弟不能落在姜散宜手上，否则恐怕会惹陛下怀疑……所以，并不敢跟姜散宜的人和禁军冲突。”

他面露愧疚之色，说：“达奚先生有吩咐，说是一旦被认出，就称是知道乱党入了晋阳城，协助他们捉拿慕容若……和冷楼主而来。王楠驻地较远，达奚琴先生命他以看见山火，担心王驾遇险，入城护驾的借口入城。如今事出突然，咱们离晋阳近的，也就是末将和王楠了。”

左苍狼把手搭上他的肩，都知道是抄家灭族之祸，可他们仍然闻讯而来。她说：“飞书报给陛下，就说已经杀死非颜，并且将我围困在盘龙谷。”

许琅急道：“将军！如今的陛下……”他没有再说下去，转而道，“您会有危险！”

左苍狼说：“就算这个借口完美无缺，可是陛下又岂会相信你们的话？就算他当时不说，也定会埋下疑心。你们不比袁将军、诸葛将军等人，不算是温氏旧部。他要处置你们，非常容易。日后随便寻个什么借口，谁来替你们鸣冤？”

许琅说：“可是我们既然是为将军来的，又岂能把将军送入虎口？”

左苍狼说：“不是你们把我送入虎口，是我自己要回去，我要看看，这只老虎的心是不是只有石头。”
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目光沉静如益水溪流。

许琅说：“将军……”

左苍狼按住他肩膀的手略一用力，说：“去吧。帮我这次。至于藏歌，你想办法送他离开。”

许琅点头，藏歌说：“我自己可以走。”他看不懂这两个人，无法理解他们的每一个决定。

左苍狼缓步走上盘龙谷，在溪涧前停下脚步。许琅只得命人将附近山头重重包围，左苍狼衣衫湿了又干，走到溪边，在繁花新绿中缓缓解开长发，沾着

山泉梳理。临水映花，竟然有几分柔美清丽之色。

许琅很快通知了王楠，王楠吃了一惊，也带兵过来，盘龙谷溪涧周围满是甲士。

彼时，慕容炎正在御书房，姜散宜跪在他面前，说：“陛下！微臣本来已经追得逆党行踪，但是王楠率兵阻拦，微臣好不容易突围，又被许琅纠缠。以致逆党在南门走脱。微臣有罪！”

慕容炎轻轻拨弄着手中的提珠，说：“许琅、王楠何在？”

王允昭正要说话，外面突然有兵士来报：“陛下！许琅和王楠将军命小的前来传信，二位将军闻听逆党进城，连夜前来护驾。”

慕容炎冷笑了一声：“护驾？”

这两个人跟左苍狼的关系，他会不明白？护驾？

正要说话，外面的兵士却又报：“如今二位将军斩杀了逆党冷非颜，又在盘龙谷围住协助逆党逃脱的左苍狼。但因其昔日曾沐皇恩，特命小的前来禀告陛下。”

慕容炎这才怔住——他们围住了左苍狼？

姜散宜也是吃了一惊——许琅和王楠，真的会交出左苍狼？！

难道这两个人真是为了追名逐利，昔日旧情也不顾了？但是想想这也很正常，自古名利场，何来情义？只是这样一来，还真是不好办！许琅和王楠显然是要拿此功劳邀宠，自己的府兵，可不是他们手上兵士的对手。

封平重伤，禁军不可能听他调令。真是麻烦。

他想来想去，还没有对策，就听慕容炎说：“盘龙谷？最近宫里也闷得很，王允昭，带上两千禁军，陪孤前往盘龙谷。”

姜散宜心中一惊——如果慕容炎亲自前去，左苍狼未必身死！他说：“陛下！王、许二位将军与左将军素来亲厚，此时传信，万一设下埋伏，有意引陛下入局，只怕危险。到时候若是王驾有失，微臣等如何担待得起啊！”

慕容炎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丞相真是考虑周到。”

姜散宜还是不太能揣测他的言下之意，说：“微臣只是处处为陛下的安全考虑，逆党等功劳，终不及陛下重要。”

慕容炎起身，缓缓走出书房，说：“姜爱卿一颗忠心，孤知道。”

然而外面的禁军终于还是准备妥当，慕容炎一马当先，仪仗浩浩荡荡，一路前往盘龙谷。

姜散宜没办法，只好随行而去。

外面正是三月新春，桃花盛开，落英缤纷。阳光如碎金，洒满城郊。慕容炎策马上了盘龙谷，上路崎岖，马渐不能行。他翻身下马，许琅和王楠已经远远出迎。

慕容炎看了他二人一眼，说：“起来吧。你们也辛苦了。”

许琅和王楠同道不敢，垂首站到一边，许琅说：“陛下，协助贼党逃走的

左苍狼就在前面。”

慕容炎点头，前行几步，拨开深草乱树。

只见山间一线清泉如银如链，溪边薄绿浮红之间，那个人临花照影，梳理着长发。他突然想起这个地方——前年十一月，她从西靖回来，岂不就是在哪里？

那时候伊人同样未施粉黛，长发飘飘。哪怕是形销骨立，却有相思刻骨。

有一瞬间，他仿佛感觉到那个踏着野草枯枝向他跑来的女孩，再度扑进了他怀中。心中有一种什么情绪被挑起，有一点点痛。他缓缓走近，身后姜散宜几步赶上前，说：“陛下，小心逆贼负隅顽抗啊！”

慕容炎低声说：“滚。”

姜散宜只得退后，慕容炎走到溪边，沉声说：“你也曾在朝为官，难道不知道，假传圣旨是死罪？”

左苍狼回过头，她发梢的水珠如同珍珠，散落在金色的阳光里。四目相对，她说：“刚才，我突然想起，如果我与陛下的孩子还在，现在应该已经蹒跚学步了。”

慕容炎怔住，左苍狼说：“这一年，我隐退边城，总以为只要离君万里，便可不思不念。但想不到，走投无路之时，竟然还是逃向这里。大燕疆土何其辽阔，然而只有在这里，能找到一丝陛下的承诺。”

慕容炎强行按捺那种心痛，就像按住一道伤口，说：“你以为这么说，便可抵消你假传圣旨、救援逆党之罪吗？”

左苍狼站起身，突然疾奔几步，猛地撞入他怀里。慕容炎几乎是下意识抱住了她，那种怀抱骤满的感觉，与那年重叠。左苍狼轻声说：“陛下曾为王后修筑明月台，我出身卑微，倾尽一生，没有这等荣幸，却也厌倦了爱恨流离，如今能死在陛下面前，总算不是憾事。愿化西南风，长逝入君怀。”

她缓缓松开手，复又笑着轻叹：“君怀良不开，贱妾当何依。”

慕容炎慢慢环住她的腰，说：“当日，我所言并非全是欺骗。如果是今日……”如果是今日，皇长子已出世，如何又不能留下她的孩子？可是如果是今日，她仍手握重兵，他又真的会留下她的孩子吗？

真可笑，他这样的人，居然说如果……

他说：“阿左，”这个名字出口，他再按不住那道伤口，说，“如今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是否真的愿意，从此不再理会朝堂倾轧，安安静静地陪在我身边？”

左苍狼紧紧回抱他，将头埋进他的颈窝，说：“纵然我有此心……可……王后和姜相……”她不再说了，慕容炎说：“你只要告诉我，你愿或不愿，不必顾虑其他。”

左苍狼说：“这么多年，难道陛下还不懂我的心吗？”

慕容炎突然伸出手，将她打横抱起，她长发略湿，绿鬓如云。慕容炎就这

么一步一步下山，甲士们纷纷背向他而避散。姜散宜脸上堆满乌云，随时要下雨的样子。王楠和许琅对视一眼，两人都没说话，像是松了一口气，又像是有点悲哀。

慕容炎抱着她上了马，温存一如当时。他将她抱在怀里，策马而行，说：“就当中间的事没有发生过，我们从你自西靖返回之后开始，好不好？”

左苍狼仰起脸看他，那时候晴空碧蓝如洗，他的轮廓仍如天神降世、俊美无匹。她缓缓轻吻他的唇，瞳孔里蒙上一层闪亮的水光。

当一切没有发生过，所以那些鲜血，不曾沾染过你的手？你能让那些埋入尘土的人起死回生吗？你能让我的孩子站在我面前，牙牙学语，现世安稳吗？

你能让法常寺数千僧众，也把这一切当作没有发生过吗？

慕容炎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永远不会心痛吧？

晋阳城，慕容炎抱着左苍狼，二人一骑，打马回宫。

左苍狼一直缩在他怀里，周围有人认出，面露惊异之色，也许不久之后，二人的关系就会传遍晋阳城。慕容炎不管不顾，径直带着她入了宫。宫里桃花开得正艳，他抱她下马，她张开手，接住了一片桃花。

慕容炎索性折了一枝桃花给她，问：“喜欢住哪里？让王允昭安排。”

左苍狼轻抚那枝桃花，说：“南清宫吧。”

慕容炎眉头微皱，说：“如果那个地方，会让人想起一些不开心的事，不如换所宫苑。”

左苍狼慢慢把桃枝的叶与花蕾全部折尽，然后将笔直的一截空枝递到他面前，说：“无枝无叶，无花无果，这便是，我对陛下的爱情。南清宫纵然有过不开心的事，却也是与陛下朝暮相守过的地方。岂会不喜？”

慕容炎笑，说：“你这张嘴，从来惯会哄人的。”左苍狼半倚着他，腿上的伤口只是简单包扎，非颜去后，她哪里有心顾自己？

慕容炎发现了，倾身蹲下，撩起她的裙角露出小腿。看见上面的伤痕，他眉头微皱，问：“怎么伤成这样？”

左苍狼说：“这次入城，是我不应该。但是我与非颜……陛下也是知道的。如今身上带伤，我心里反倒会好受一些，无论如何，总算也尽了故人之谊。”

慕容炎轻声叹气，说：“你这个人，就是这样重情。”

她出言坦白，他便不再计较，转头命人传太医。

左苍狼扶着他入了南清宫，太医过来为她治伤，慕容炎此时方才出来，正好遇见王允昭匆匆赶回来。他把那截桃枝递给他，王允昭怔住，不明白他的意思。

慕容炎说：“种在南清宫外。”末了，又补一句，“无论用什么方法，孤要让它生根长叶。明白吗？”

王允昭一凛，不敢耽搁，赶紧去找花匠。

左苍狼重新回到宫苑，毕竟连日劳累，体力不支，到最后慢慢昏睡。慕容炎转而又命人将可晴和薇薇都调到南清宫伺候，又派了宫女、内侍前来伺候。

南清宫一时之间，又恢复了往日热闹之景。

彼时姜碧兰在栖凤宫，听闻外面发生的事，她几乎抱不住怀里的孩子：“那个贱人！她不是假惺惺地离开了吗？怎的还勾着陛下，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如此不知羞耻的事？！”

封平在养伤，盘龙谷他并没有亲自去，这些话也只是命在场的人转述给栖凤宫的宫女画月。画月赶紧抱过孩子，说：“娘娘先息怒，凤体要紧啊！”

姜碧兰一把将桌上的琉璃樽摔在地上，说：“陛下带她进宫，竟未派一人前来支会本宫！好歹本宫也是后宫之主，这让本宫怎么息怒？！”

碎片四溅，画月赶紧挡在她身前：“娘娘，那贱人已经不能有孕，再如何邀宠，也不过是个不中用的。娘娘何必跟她计较？”

姜碧兰说：“爹爹不是说已经派出各路高手吗？为什么还是让她逃脱？！”

她越想越气，将腕间的玉镯也摔成几段。不多时，外面又有宫女来报：“娘娘，陛下……陛下将她安置在南清宫了。”

姜碧兰说：“可有封她位分？！还有，温氏没有过来要人吗？！”

宫女吓得发抖，连连磕头道：“娘娘，陛下并没有提。温家也无人前来。”

姜碧兰说：“这温家，还好意思自称是将门，也是个没脸没皮的。绿云都从头压到脚了，还是哼也不敢哼一声！”

画月说：“娘娘！”姜碧兰又摔了一个花瓶，怀中的小皇子慕容泽被惊醒，哇哇大哭。画月赶紧把他交给奶娘，让奶娘抱下去。姜碧兰更喜欢儿子慕容泽，毕竟这个孩子将来可能会是她的倚靠。而因着慕容炎对慕容皎儿也特别喜欢，她便只在慕容炎过来之时，才抱一抱小公主。

宫人当然不敢说什么，好在都是她生的，也不会特别虐待。

如今孩子被抱下去了，姜碧兰才说：“来人，摆驾南清宫，本宫要前去探望她！”

画月赶紧命人准备，姜碧兰刚刚出了栖凤宫，前行没多远，正好遇见封平当值。他虽然重伤，但是也知道禁卫军统领这个职务，是多少人眼热的位置。故而一直带伤巡防，宫中诸事并未搁下。

如今见到姜碧兰，他也并不意外，只是说：“娘娘这是要去往南清宫吗？”

姜碧兰冷哼了一声，说：“本宫还去不得了吗？”

封平轻声道：“如今她刚刚回宫，俗话说小别胜新婚，陛下想必一腔心思都在她身上。娘娘这时候去，只能是撞在枪口上。”

姜碧兰说：“难道要本宫就这么眼睁睁地看她猖狂吗？！”

封平说：“娘娘，忍字头上一把刀，虽然痛，却有奇效。何况娘娘现在已育有皇长子，胜券在握，何必这时候惹陛下不快？”

姜碧兰想了想，咬咬牙，这才仔细看了封平一眼，说：“听说，封统领伤得很重？”

封平躬身，说：“承蒙娘娘挂心，微臣不要紧。”

姜碧兰说：“父亲认识鬼医姜杏，此人医术颇为高明，封统领可以找他医治，也能早日康复。”

封平拱手：“微臣谨记。”

姜碧兰点点头，终于转身回了栖凤宫。

左苍狼醒来之后，已经是傍晚。恍惚中她还以为自己身在安阳洲，半天回不了神。慕容炎还没有过来，可晴和薇薇忙上前伺候她。左苍狼看了一眼可晴，问：“我走之后，你二人过得如何？”

可晴看了薇薇一眼，薇薇是没心没肺的，当时就说：“将军还说呢！丢下我们俩，一声不吭就走。您走之后，可晴就入宫了，我留在温府伺候温老夫人，倒还好。她在宫里，不知道被怎样刁难呢！”

左苍狼这才看了可晴一眼，说：“真是辛苦你了。”

可晴脸色有些尴尬，说：“奴婢……奴婢不辛苦。”

左苍狼对薇薇说：“今天晚膳，我想吃莲子羹，你去御膳房叮嘱一声。”

薇薇答应一声，她现在刚回宫，慕容炎已经往这里派了四个太医，足见其受宠程度。御膳房那边虽然顾忌王后，但是明面上，还是不敢为难的。

等到薇薇走了，左苍狼终于看向可晴，问：“你在宫里这些日子，还好吧？”

可晴低下头，咬着唇，到底是心虚，不知道左苍狼到底知道多少。左苍狼说：“不过你为陛下做事，王公公仁慈，一定会多加照拂，想来也不会过得太差。”

可晴脸色慢慢发白，心知她已经知道大概，只得说：“我……我身为大燕子民，既热爱将军，也忠诚于陛下，这有什么不妥吗？”

左苍狼微笑，说：“并没有。只是这么多日以来，陛下为什么没有赐你个位分呢？竟然将你放在清冷宫室，仍做宫女。”

可晴的脸慢慢涨得通红，说：“我……我效忠陛下，并不图这些。”

左苍狼伸出手，轻轻抚摸她的头顶，说：“是吗？”可晴咬牙，左苍狼目光低垂，温柔而慈悲，“傻子。”

可晴说：“既然将军已经知道，要打要杀，我也没别的话说。”

左苍狼说：“就为这点事，不至于。”可晴怔住，她却又躺下，再不多说了。

御书房，慕容炎打发走了王楠和许琅，突然对王允昭说：“今日她虽温

顺，然而口口声声，还是忘不了那个孩子。”

王允昭躬身道：“天下女子，谁不怜爱自己的孩子呢？何况左将军是孤儿，一生伶仃……”

慕容炎点头，许久，说：“其实要个孩子，非常容易。”王允昭疑惑，慕容炎说：“找个年纪轻些、好生养的宫女，送到抚荷殿。”王允昭怔住，慕容炎缓缓说，“她要孩子，孤给她一个便是。”

夜里，宫人们上了晚膳，左苍狼刚刚坐下，慕容炎就过来了。

二人在桌前坐下，薇薇跟可晴在一旁伺候，慕容炎看了可晴一眼，说：“你走之后，这丫头一直守着南清宫，倒是个忠仆。”

左苍狼微笑，说：“可晴为人忠厚，我也一向喜欢。”

可晴低了头，慕容炎说：“这次回宫，孤倒觉得你懂事许多。”以她的才智，肯定已经知道可晴下药过量的事，本以为她回来第一件事便是处理可晴。饶是如此，他却也没有将可晴调开的意思，一个宫女而已，她要发火出气，给她便是。

然而她倒是全无计较的意思。

左苍狼亲自为他布菜，说：“人若是多经历一点事，好歹总也会知晓世事。”慕容炎握了她的手，王允昭一看，顿时轻咳一声，带着薇薇和可晴下去。慕容炎这才将她拉到怀里，说：“孤想好了，温氏那边，明日孤会亲自登门，向定国公说明。你与温砌，本就是名义上的夫妻，如今要解除婚约，也不是不可能。”

左苍狼为他斟了一盏甜酒，说：“温帅之妻秋淑，如今还在庵中，陛下不如先将她接回来。她是温帅的结发之妻，想来其他人也不可能反对。有她在府中，自然没有我的容身之地。”

慕容炎拍了拍她的手，说：“还是你想得周到。”

左苍狼又说：“至于名分，我倒是不在意。反正此生，我也是无后了。只要能陪在陛下身边，能得圣眷，要个虚名干什么？”慕容炎怀抱着她，说：“有个名分在，多少还是名正言顺一些。”

左苍狼喂他饮酒，唇角笑意中带了三分讥嘲。如果在这之前，听见这话也许自己不知道会有多感动。可是名正言顺？剥夺她温夫人的身份，就等于划清她跟温氏的关系，于是温氏旧部跟她再无瓜葛。如今军中有周信，她当然也再不需要有支配军方的权力。

给她一个妃位，她反正也不会有皇嗣，不会有自己的势力。于是幽困在这深宫之中，位分低于姜碧兰，她所有能够倚仗的，便是他的恩宠。从此无根无须，只能食爱而生。

她轻声说：“我不需要名正言顺，陛下在时，我守在陛下身边。若是他日陛下仙去，我愿泥石塑身，提灯执戟，永守帝陵。”

慕容炎环住她腰身的手慢慢收紧，那时候她字字真挚而温存，由不得人不

动容。大燕帝王驾崩之后，帝陵甬道口，确实会有一员大将殉葬，从此泥雕石塑，为君主提灯引路。是啊，曾经多么想，提灯执戟，永不分离。

他低头亲吻她的额头，近乎叹息般说：“阿左。”

左苍狼又喂了他一盏酒，用过饭，慕容炎明显有想要留宿南清宫的意思。太医过来为左苍狼换药，左苍狼有意让他看见自己身上的伤口，然后说：“今日我虽然是由陛下带入宫中，然而并未拜见王后娘娘，陛下……还是去栖凤宫吧，也免得娘娘……”

慕容炎点头，说：“她素来任性惯了，难免多有刁难之举。孤命她日后送来南清宫，你也不必烦忧。”

左苍狼微笑，说：“娘娘是一国之母，如今又育有皇子和公主，我怎会惹她烦心。”

慕容炎说：“你这性子啊。”说完起身，“好好将养，知道这宫里你待不住，过几日等你伤好了，我带你出去走走。”

左苍狼准备起身恭送，慕容炎说：“好了，睡下吧。”

她便没再起身，等慕容炎走了，薇薇进来，说：“将军，您怎么让陛下走了？”

左苍狼耸耸肩，说：“腿长在他身上，他爱走不就走了？”

薇薇急道：“陛下这一走，肯定又是去栖凤宫了！您怎么就不为自己想一想？！”

左苍狼招招手，示意她过来。薇薇走到她身边，她才说：“我今日刚回来，以王后的性子，必会十分不忿，陛下过去，她必会有意无意试探，只会惹他不快。”

薇薇想了想，大悟：“所以将军是有意让陛下过去的？将军您能这样想就太好了，无论如何，要在宫里生存，还是得看陛下的心在谁手上！”

左苍狼说：“是啊，以色列人如果不在这些地方下功夫，又能怎么办呢。”

薇薇一脸惊恐：“将军！”

左苍狼俯身，只是笑，笑声渐逝，宫室无声。

栖凤宫，慕容炎刚刚进去，就看见地上一片碎瓷。他眉头微皱，姜碧兰也是一阵慌乱，原以为今夜慕容炎肯定宿在南清宫了，不料他突然过来，连收拾也来不及。

慕容炎绕过地上花瓶、古玩的碎片，沉声问：“这是干什么？”

姜碧兰赶紧说：“陛下，奴才做事不当心，打碎了臣妾心爱的琉璃樽，臣妾正在训斥呢！”

慕容炎看了一眼地上，说：“王后这栖凤宫的宫人真是大胆，不小心打碎花瓶也就是了，竟连王后的凤镯也可以扔地上。”姜碧兰哑然，慕容炎微微倾

身，拾起那摔成几段的玉镯，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画月，说，“这样的奴才，还留得？”

姜碧兰赶紧说：“陛下，不关她们的事。是……是臣妾……”她咬咬唇，一时说不下去。

还是王允昭轻声说：“娘娘，宜德公主还睡着吗？陛下今日还特地为公主画了一幅画，奴才这就命人取来。”

姜碧兰这才回过神来，赶紧说：“来人，快把公主抱上来。”

宜德公主长得粉雕玉琢一般，十分可人。如今还不会说话，但是十分爱笑。慕容炎把女儿抱在手里，见她粉嘟嘟的模样，神色总算略略好转，说：“你是王后，王后便应该有王后的心胸。”

姜碧兰跪在地上，说：“都是臣妾的不是。”

慕容炎说：“起来吧，你的性子，孤还不了解？但是你也要明白，哪怕只是普通人家，三妻四妾，也是平常之事。”

姜碧兰微怔，他说这话，是有意纳左苍狼为妃了？

慕容炎逗弄着宜德公主，说：“近几日，南清宫那边乱得很，你没事就不要过去了。”

姜碧兰慢慢咬紧牙，慕容炎又跟宜德公主玩了一会儿，转而问：“泽儿如何了？”乳母这才抱了慕容泽过来，慕容泽还睡着，慕容炎点了点他的鼻尖，说，“这几日你带着两个孩子，也是辛苦。孤就不久留了。”

姜碧兰说：“天已不早，陛下还要走吗？”

慕容炎说：“嗯。”再没有旁的解释。

姜碧兰将他送到宫门口，眼里慢慢蓄满了泪。那个女人只要一回来，他就像失了魂魄一样。身后画月轻声说：“娘娘，陛下已经走远了。”

姜碧兰闭上眼睛，许久，突然说：“画月，陪本宫出去走走。”

画月以为她要去南清宫，待要劝阻，却见她隐隐是向前朝而去。行不多时，只见一队禁卫军正在巡视宫苑，封平站在一边，跟一个兵士低声说着话——南清宫如今有人入主，要派新的侍卫过去。

看见姜碧兰过来，他忙支走了禁军，快步过来，行礼道：“娘娘。”

姜碧兰对画月还是信任的，也没有支走她，直接说：“陛下今日过来，露了点口风，颇有要纳那个贱人为妃的意思。”封平眉头微皱，姜碧兰说，“你替本宫向父亲传个话，如今本宫应该怎么办？”

封平说：“娘娘，恕微臣直言，其实这对娘娘而言，是好事。”

姜碧兰眉头拧成结：“好事？”

封平说：“陛下要封她为妃，必然要先剥离她温夫人的身份。失去了这个身份，她在军中威望必将大不如前，温氏旧部将与她离心离德。身为宫妃，朝职自然不能担任。而在宫中，她位分再如何，也必是在娘娘之下。从此每日，她都需要晨昏定省，来向娘娘请安。就算陛下再护着她，终究礼不可废。娘娘

乃六宫之主，难道还没有权力管制一个宫妃吗？而且她已不能再生育皇嗣，自古宫中就是母凭子贵，娘娘难道还惧她吗？”

姜碧兰如梦初醒，说：“你是说，本宫不必理会吗？”

封平说：“嗯，她初入宫，陛下必然维护。但是陛下封她为妃，无疑是将她从暗处移到了明处，对娘娘而言，有益无害。娘娘不必刁难，反正这宫闹的日子还长，您已经胜券在握，有的是时间慢慢整治。”

姜碧兰说：“你说的也有道理。”

封平说：“她既回宫，日后宫中人多眼杂，娘娘再过来找微臣，还须小心谨慎，以免落在心怀鬼胎的人眼中，徒生是非。”

姜碧兰“嗯”了一声，想想这样与他见面确实不妥，也没再多说。封平正要离开，外面突然有宫女过来。他为了避嫌，没有立刻出去，而是避身于桃树之后。

宫人当然没看见他，直接向姜碧兰行礼：“娘娘，王公公方才挑了一个宫女，悄悄地带往了抚荷殿。”

姜碧兰拧眉：“哪个宫女？”

宫人小声说：“回娘娘，这个宫女叫芝彤，是德政殿的掌灯宫女。”

姜碧兰说：“王允昭把她带到抚荷殿，是干什么？”

宫人咬唇，过了好半天，才战战兢兢地回禀：“陛下……陛下……陛下方才出了栖凤宫，便往抚荷殿去了。”

姜碧兰往后退了几步，香躯撞在桃花树上，落英如雨。她怒道：“这个贱人，又是几时爬上的龙床？！”

宫人连连磕头：“这个……奴婢着实不知！”

姜碧兰说：“本宫要你们有什么用？滚！”那宫人连滚带爬地走了，她怒道，“走！摆驾抚荷殿！”

画月抱起她的披风，正要走，桃树之后，封平说：“娘娘不可！”

姜碧兰气急败坏：“你也看见了，他不声不响地带回一个左苍狼，已经没有给本宫半点颜面，而如今，更是搭上了一个低贱的宫女！”

封平说：“娘娘，按大燕律，陛下能不能宠幸宫里的宫女？”姜碧兰怔住，封平说，“他能。不要说宠幸宫女，任何女人，他只要看上，都可以。”

姜碧兰无力地倚在桃树上，说：“可是他明明……他明明承诺过，只爱我一个人……他明明说过！”她再忍不住，双手掩面，蹲在地上。

封平说：“娘娘。”

画月也赶紧上前扶她，她推开画月，说：“你去给本宫查一查，那个什么芝彤，到底是何来历！”

画月答应一声，赶紧离开了。

封平上前，说：“娘娘，先起来吧，地上凉。”

姜碧兰不动，他突然伸出手，只是轻轻一带，姜碧兰已经不由自主地站了